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二

明 史官陳仁錫評闡

起戊申宋高宗建炎二年
盡庚戌宋高宗建炎四年 凡三年

戊申

高宗皇帝建炎

二年

金天會六年

春正月金人陷

鄧州范致虛出奔安撫使劉汲歿之京西州郡皆陷

粘沒喝謀知鄧州將爲行在所命銀术可急攻之致虛遁汲分兵守要害自以牙兵匹百

登陴敵至皆歾鬪矣下如雨軍中請汲去汲不聽遂歾之初議南陽備巡幸儲峙甚多悉爲金人所有又分兵陷襄陽均房唐汝陳蔡鄭州潁昌府悉遷其民于河北通判鄭州趙伯振知潁昌府孫默知汝陽縣郭贊皆不屈而歾

發明

忘其身者事君之忠黃氏榦曰臣子之於君父與生俱生而不可解於心

者也食人之祿者當任其事此亦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致虛旣知鄧州斬君命之託

不爲不重民社之寄不爲不專金虜臨城弗克歎守而乃逃奔何以謂之大丈夫乎故書出奔而不言其地所以言其出走茫然無知也劉汲分兵固守登陴死戰城陷

劉汲趙伯
振孫黑郭
贊死節

而斃志可尚已故特具官而以全節予之
然則劉范之忠邪分矣綱目之予奪嚴矣

垂戒

深矣

金將兀术犯東京宗澤敗之

好以暇

好以整

金兀术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
僚屬入問計宗澤乃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
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
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
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粘沒喝據西京與澤
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帥
兵趨鄭遇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景
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既而俊民與金將史

閻中立死
節

死節

丹心貫日
誰不感動

姓者持書來招澤。澤皆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渭澤部將張撝往救之。撝至渭。衆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撝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于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宗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依戴。不報。

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

廣義

分注載宗澤對客園某其與謝安矯情鎮物同一機也雖然澤之器局功

業無愧于安而高宗又非晉武之荒淫然一則不能雪懷愍之耻一則不能復徽欽之讐其故何哉蓋論其不能盡君道則高宗固無晉武之失德論其信用讒佞斥賢輔則一而已此晉之所以終于東而宋之所以終于南也

金人破永興軍經略使唐重歟之。

婁室旣陷同華諸州遂圍永興時京兆兵皆爲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重度勢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及金兵圍城重與守臣會盟死守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奪門出降重

唐重等八人死節

遂與副總管楊宗閔提舉軍馬程
廸。提點刑獄郭忠孝等八人俱死。

發明

夷狄亂華天下極否唐重書生能死
於所事其視當時擇利叛主者則有
間矣故綱目亦

書而予之也

東平軍較孔彥舟作亂渡淮寇黃州

彥舟聞金兵將至山東遂帥所部劫殺
居民燒廬舍掠財物而南渡淮犯黃州

金人陷青灘州

韓浩朱廷傑死節

訛里朵使闔母攻灘州知州韓浩率衆死守
城陷與通判朱廷傑皆力戰死浩琦之孫也

王淵招張遇降之

遇焚真州，遂陷鎮江府。王淵招降之，以其兵萬人屬韓世忠。

竄內侍邵成章于南雄州

伏待亦知
上賊之好
而高宗不
悟昏迷極
矣

時所在盜起，汪伯彥、黃潛善匿不以聞。成章上疏言二人必誤國。帝怒，除名，編管南雄州。

發明

朱子曰：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是時

也。成章閩人，尚能忠君愛國。上疏極諫，怒而竄黜，謂之何哉？詩云：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高宗值草昧之秋，

正憂勤之日、何故惑於邪謀、而不能斷以從善乎、然則閹人猶知惡惡、當時宋廷諸臣何爲阿諛苟容而不急救正者耶、故竄成章而以無罪例書不予其以無罪而竄之也、若以閹人之故而遂昧其書法之公、烏足謂之綱目哉、



觀成章此舉其與童貫梁師成豈可同日語哉、綱目不表而出之其亦等於閹寺矣、語曰：不以人廢言、此可見書法之公也、

以劉豫知濟南府

豫景州人、爲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地、真州、張慤薦之、起知濟南、時盜起山東、豫

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不諒豫忿而去。

發明

劉豫奸邪非可用者茲因人薦起知濟南觀其易郡之心則其不忠可見

矣他日竊據中原貽禍宋室尚誰咎哉書之所以志宋失濟南之漸

二月河北盜楊進等降于宗澤

楊進衆三十萬與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擁衆各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

卷二
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
敢不効力，遂解甲降。

金人陷淮寧知府向子韶歿之。

節
向子韶死

金人晝夜攻城，子韶率軍民固守，遣人詣宗澤乞援，未至，城陷。金人欲降之，子韶罵不屈，遂爲所殺。闔門皆遇害。事聞，賜謚忠毅。淮寧初陷時，楊時聞之曰：「子韶必死矣。」蓋知其素守云。呂中曰：當建炎之初，河非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他固在也。李綱招撫經總之事既沮，故當時無連衡合從相援之勢。虜兵方盛，又非一州之所能敵，既破一州，又取一州，使忠臣義士守孤城以待盡，豈不惜哉？

發明

亥節必書勸徇國也子韶之守淮寧

唐之張巡許遠同符而合轍者矣向非君臣之義暴白於胸中者臨難詎無苟免之失哉綱目特揭而書之于冊者所以褒忠臣表節義而爲萬世臣子不忠之戒也

和州防禦使馬擴聚兵于真定五馬山奉信王

捺以總制諸砦

擴奔五馬山砦聚兵得上皇子信王捺于民間奉之以總制諸砦兩河遺民聞風響應

金人寇熙河都監劉惟輔逆擊于新店破之隴

右都護張嚴追戰五里坡敗歿

婁室旣陷永興，鼓行而西，秦州帥臣李積降。虜勢益張，引兵犯熙河，經畧使張深遣惟輔以精騎二千人禦之，夜趨新店，金人恃勝不慮，黎明軍進，惟輔舞稍刺其帥黑鋒，洞胸墮馬死。虜爲奪氣，深更檄張嚴往追之。嚴追婁室及鳳翔境上，銳意擊賊，至五里坡，婁室伏兵坡下，嚴與曲端期不至，徑前遇伏，戰不利，死之。

張嚴戰死

發明

逆者因來而拒之，之謂追者已去而蹕之之詞曰逆擊，曰破之所以予惟輔也。然張嚴拒虜而死，其忠可尚。表表在人無可疑者，曷爲不書死之而書敗死？蓋

行師之道當慮萬全以順則吉從逆則凶
故易曰師左次無咎張嚴嗜功輕進陷虜
計中而歿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何益之有
是時金革彌興斯民塗炭天下之生靈能
幾何哉嚴不審利害輕進取禍而使三軍
肝腦塗地是不知左次之義功既無成身
亦難保豈不深可惜耶故不以全節予之
貶而與邀功生事者同例其責備之意蓋
可見矣

爲京西北路安撫使

金粘沒喝焚西京而去三月翟進復之詔以進

粘沒喝聞張嚴東出自河南西入關以援婁室盡焚西京廬舍據其民而非時韓世忠以所部萬人受詔赴西京捉殺盜賊粘沒喝復留兀术屯河陽以待之翟進得以其衆復西京粘沒喝道聞嚴亥遂

自平陸渡河歸雲中

知中山府陳遘爲其下所殺金人遂陷中山

陳遘以死
守中山

中山受圍三年城中糧絕人皆羸困不能執兵知府陳遘欲盡括城中兵力戰部將沙振爲帳下卒所殺猝裂之身首無餘城陷金人見遘尸曰忠臣也歛而葬之

發明

遂者繼事之詞，上書陳遘被殺，下書遽陷，因遘歿然後陷之也。則遘之徇義爲何如哉？特書其下殺者，旣嘉陳遘忠於所事之美，復著宋人不能救援之失，其義亦深切而著明矣。

夏四月金兀术復入西京翟進擊走之。

兀术率衆來攻西京，進與韓世忠迎戰而敗。世忠被矢，如棘力戰得免，乃收餘兵南歸。兀术入西京，進復集鄉兵與戰，屢敗之，殺其將翟海，乘勝入洛陽。金人帥懷孟、蒲衛之衆，復至斧門而還。進與巷戰，金人引去。時兀术等聞粘沒喝渡河，亦留兵戍河陽，且還。

金婁室寇涇原經略使曲端使吳玠擊之婁室

敗走同華

婁室旣破張嚴勢益張引兵寇涇原曲端使吳玠逆擊于青溪嶺士殊死鬪大敗之虜遂

東走

同華

石壕尉李彥仙復陝州

金人得陝用降者守之使招集散亡時彥仙保三砦屢敗金師破其五十餘壁以計復陝

州及絳解諸縣事聞詔彥仙知陝州兼安撫使